

大封諸侯

尚父呂尚回來了，他終於又回到殷地朝歌，尚父呂尚簡直是不死之身，他一百零五歲了，自庚午歲，周得呂尚為師至今二十三載又過去了，呂尚的願者上鈎流傳至今，人人鄙夷他，可是他不以為忤，還沾沾自喜，他向周公姬旦說，殷家之本為《專·建·封·制》，現在，周族專征伐有功，此時不妨大封諸侯，將親族都分封出去，先封建、用專征伐以為制，這就是尊祖制，上代西伯不是得了專征伐嗎？西歧周部落的羌人就採用《封建·專制》之法，讓親族、功臣都能廣佔土地為王、為侯，為一家，大家都要多生多養，才是建立，這也是——天下為公，都是你周公的，周公姬旦一日三吐哺，天下歸心。

周公姬旦的後代子孫就能綿延不絕、代代公侯，廟饗不絕于祀……，血食天下、俎豆馨香……。

他要將中土當牛排切開，切成一片又一片的帶血吃了！

周公姬旦借西伯姬發之名大封諸侯，一時間族人還不相信，周公姬旦無法，只好請尚父呂尚出面，他老人家長身高大，鬚髮具白，身著精繡白長衣，由曾孫兒們攙扶著，矗立在離宮前庭，他舉手向天，那飄飄欲仙的模樣還煞有其事，但是在場的都是周部落的羌人，殷家商人和夏族人以及來附在殷地朝歌的各族人都不捧場，周公姬旦只好改期舉行封禪大典，離宮規制太小畢竟侷促，不如南門祭壇大。

夏日死物易腐，離宮前庭成了屠宰場，那三隻太牢腐爛，臭氣薰天，霍叔一家無奈只好遷出離宮，搬去左學住了。

尚父呂尚毫不客氣的住了下來，他叫閔天將太牢遷走，泥地上的血漬鋪沙埋了，離宮慘澹無比，已經失去了昔日光芒，大堂昏暗，後堂的紫木眠床也被拆搬走了，剩下一些無人要的物品，呂尚叫人將後廂房打開，他看見了紂王的大寶，殷地朝歌傳說紂王有大寶，他終於親眼目睹了！

那九隻大方鼎是這樣莊嚴如新，每隻鼎器皆四足方形，鼎外四面灼白像烏龜模樣，每一隻鼎都有鐫刻，那些圖文……，那些圖文居然是大地九州之圖，這是夏代以前所鑄造，尚父呂尚終於見到了祖父所說的故事張本了！老祖父所言不虛啊！哈哈！尚父呂尚簡直要飄飄欲仙了，他狂喜！他又叫又笑的跑出廂房，對著天空仰天長笑！

尚父呂尚叫家人來將方鼎上的圖拓印下來，用他的硃砂泥拓印，一面大素絲上印滿了圖，九州大地真的成了他的盤中餚，信手拈來毫不費力！

尚父呂尚還找到少師召啟的大陶盤，這不是上代西伯姬昌的「大匡」嗎？原來西伯姬昌的大匡源自於此，真是有趣。

尚父呂尚將九州圖多拓印一幅，著人送去北門行宮給周公姬旦，周公姬旦如獲至寶，這個尚父呂尚果然有兩把刷子，這麼快就解決了他的煩惱，他一生體虛氣弱，病懨懨的，沒有家人保護，簡直寸步難行，周公姬旦根本不知道天下有多大，土地有多廣袤！

癸巳芒種，南門祭壇來了一群周部落的羌人，他們都來了，都來等待西伯姬發的賞賜，這

是天大的賞賜，南門市集寥落了，四處散著礦石和未經處理的文本，匠人作坊空置，許多匠師都遷移他方了，沒有萬人舞，也沒有仕女歡聲高歌，都是西岐周部落來的羌人，度，振鐸、邠、處、封、聃季、武、鄭、高、奭、郛、庸、鄆……，上代西伯姬昌有三多，妻子多、兒子多，女兒更多，他有一百多個兒子，除去伯邑考已歿，其他上代西伯姬昌活著的兒子們，能來的都來了，再不濟，他們的後生晚輩也都有人來。

號村有號仲和號叔的後代，他們是周公姬旦的堂兄弟們，還有自己的九個兒子也來到祭壇下，伯禽、君陳、凡伯、蔣伯齡、邢彭、茅侯、胙、祭；另外西伯姬發的兒子姬誦、姬邗、姬應、姬韓，姬唐歿了，但是姬唐之子姬虞也和堂兄弟們一起也都來了。

更多想要得到封賞的人還有散宜生、閔天、南官括，大夫辛甲等人，其實最想要得到封賞的人是尚父呂尚，但是他還端著呢！

大封諸侯的日期是散宜生定的，他叫史官向摯布算光陰，向摯算出芒種那一日是真正的黃道吉日，宜出行、入宅、造畜欄柵，入殮……，算了，有就好，散宜生也不管那麼多，既然宜出行、入宅，就是好日，至於入殮就別說了，殷家商人連造牲畜的欄柵柵欄都要選黃道吉日，真是麻煩極了。

所有能來的人都來了，只有西伯姬發沒來，他在玉門一個人獨坐，都走了，人都走了，他派姬誦去當代表，其餘的他都不想理會，可是他這樣悲傷，老人家落寞極了，無人肯靠近他，他只能是一個獨夫，獨自一個人啊！

大夫辛甲也已經五十四歲了，他是戊寅歲跟著閔天離開殷地朝歌出奔周的商人，北門市集

裡的小戶人家後生，他在周部落受人歡迎，尤其西伯姬發大開武解之時，他出過大力，姬奭那八百虎賁就是他訓練出來的，現在由他充當禮官，駕大車護送周公姬旦來祭壇，尚父呂尚另有兩輛大車送來，他很納悶周公姬旦和尚父呂尚這麼難搞，明明一輛大車就能一起來，幹嘛擺譜，非要分別搭乘呢？

周公姬旦先行上祭壇，他要在祭壇上先獨處一陣子，南門祭壇不如鹿台高大，而且這裡也不像鹿台那麼嚇人。尚父呂尚來了，他由家中年輕力壯的孫子們用手轎抬上祭壇，真會享受，他以後也能比照辦理，孫子們將老人家安置好，就下祭壇去了，想是早就安排好了，可是這個尚父呂尚怎麼就起身呢？他總有些話說吧？

尚父呂尚直挺挺的端坐著，面目有些異樣！他！他！居然斃了！尚父呂尚沒了氣息，這下可好笑了，周公姬旦還想要尚父呂尚來做一場授天書呢！這怎麼可好？

南門祭壇上就這樣一站一坐，尚父呂尚沒了氣息，周公姬旦只好硬著頭皮唱獨角戲，但是他也不是傻瓜，既然能發明_自，這個尚父呂尚現在就是他的_自，暫時別叫人發現他斃了，是他一心想要上祭壇，就讓他在祭壇上坐著吧。

姬奭上來祭壇，他帶著十名虎賁上來祭壇，周公姬旦正缺傳聲筒，姬奭嗓門奇大，就由他來喊人上來吧。

周公姬旦怎麼封諸侯的？他是經過長夜考量，這些都畫在尚父呂尚拓印給他的九州圖裡，他說要追思先聖王，乃褒封神農之後于焦；黃帝之後于祝；帝堯之後于蓊；帝舜之後于陳；大禹之後于杞；封尚父呂尚於營丘，曰：齊；周公姬旦封給長子伯禽於曲阜，曰：魯；封

姬奭為召公於燕，封姬鮮之子於管，姬度于蔡，餘且各次再議。

這下子引起眾人不滿了，可是日將西斜，祭壇下無人肯離去，周公姬旦也不敢走下祭壇了。召公姬奭看著周公姬旦，這個偏心的傢伙，居然這樣沒膽子，他大笑！周公姬旦問他有何好方法？召公姬奭指著尚父呂尚說：「就讓這個老傢伙來說，他不是尚父嗎？」

周公姬旦要召公姬奭去看看尚父呂尚，召公姬奭仔細端詳尚父呂尚的面容，赫然發現，尚父呂尚歿了！

只見他保持著平時似笑非笑的容貌，雙眼半閉微睜，一如過往，可是他臉色灰敗皺縮毫無呼吸，若非他裝飾華麗整潔，乍看之下，還真看不出來他歿了！

尚父呂尚微開的雙眼早已沒了光彩了，像乾了的死魚眼珠子，面容灰黑皺縮如醃菜，天色漸漸昏暗的祭壇上有微風吹來，吹得他長髯飄飄宛如鬼魅。

召公姬奭輕蔑地看了他一眼，大聲宣布：「尚父呂尚要留在祭壇，他將封神，封神優先，不是嗎？散了吧！改日再來。」

召公姬奭這一嗓子解了周公姬旦之危，待眾人散盡，周公姬旦才在十名虎賁的保護下離開南門祭壇，回到玉門見西伯姬發。

西伯姬發百無聊賴，姬誦送羹湯給他，他也不吃，聽周公姬旦轉述大封諸侯的過程，他沒興趣聽，倒是一聽說尚父呂尚上祭壇就歿了，讓他露出笑容，他終於解脫了！那個白色的西伯姬昌，終於都走了，再也沒有人能叫他去爭了！

以後的事，他一概不管了，愛怎麼封怎麼封去，人人都想要爭賞賜，就讓他們去爭吧！他

累了，西伯姬發半生爭奪都是為了別人的貪心，這些爭奪的日子都沒他年輕時在茹宮的日子舒服，妹喜已待他好，從無一語相責，那怕收穫少少，她依然平靜無波的過日子，那時節……，真是好。

周部落的羌人等不及周公姬旦來封賞，人人帶著家人和族人大舉進入中土殷地朝歌，看見空屋子就占領，開始圈地劃分疆界，自封為一家一國，將苗圃和菜園子、莊稼地……，能圈的都圈起來，國家於焉產生了，周公姬旦懾壓不了，只能從眾了！

周族羌人跑來中土大圈特區，兒子多的人家圈地大，兒子少少也沒關係，到處拉幫結派，成群結隊而來，連無子嗣的都來搶地，中土殷地朝歌消失了。

周太王子，也就是上上代周公季歷和季歷之子，被上代西伯姬昌遣回母族的同父異母兄弟們有了三個國家，太伯吳國、仲雍虞國、王季，這裡面有個小玄機，一般人看不出來，太伯吳國、仲雍虞國怕周公姬旦挑剔，特意將上兩代的周公季歷也算一國稱「王季」，其實根本就是個空房子罷了，這樣順當下去，才能名正言順啊！

王季之子，也就是周公季歷之子西伯姬昌，他薨了只得名號稱周文王，號仲的後人封東虢國、號叔後人西虢國；上代西伯姬昌之眾子們，管叔姬鮮之子為管國，蔡叔姬度為蔡國，姬邠邠叔為邠國，姬處霍叔為霍國，周公姬旦之子伯禽為魯國，姬封衛康叔為衛國，姬雍鄭叔為雍國，姬鄭毛叔為毛國，聘季載聘國，郟子郟國，曹叔振鐸曹國，錯叔綉滕國，畢公高畢國，原公原國，鄆侯鄆國，郟侯郟國……，一下子生出四十幾國。

這麼多人有人得了了土地和封號，有人只有封號沒有土地，都一團混亂。周公姬旦有心，

他特意將西伯姬發的個兒子連同歿了的姬唐都封在西岐本部之地，邢叔邢國，姬唐稱殤叔，封他兒子姬虞晉國，應侯應國，韓侯韓國，至於姬誦，他另有打算，姬誦他可是未來的皇啊！

至於他自己的兒子們，當然更不能委屈了，否則他的白玉珪豈不白給了西伯姬發了嗎？周公姬旦長子伯禽魯國，次子君陳周國，凡伯凡國，蔣伯齡蔣國，邢朋叔邢國，茅侯茅國，胙國，祭國，那真是百家爭鳴了！

至於有功的功臣呢？反正中土廣大富庶，誰有本事誰去，封賞不過就是一句話嘛！有什麼難的？周公姬旦不能偏心，他大封特封，於是中土大地也出現了周之功臣國家：單公單國，芮公芮國，隨國，曾國，唐國，魏國，息國，耿國，滑國，焦國……。

國家還在繼續增加中，因為周部落羌人發現多生多養多佔土地，可以不受荒歲凍餓之苦，羌人重男輕女，廣生兒子，生生不息啊！

